

第一部
长篇小说

潘军

日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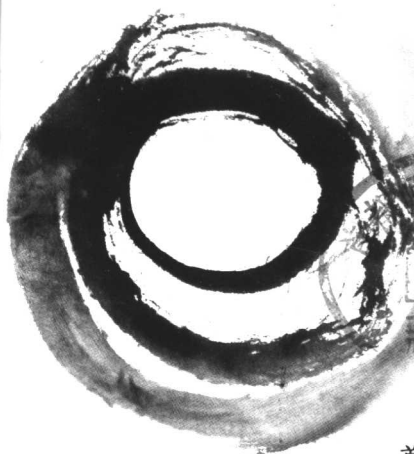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潘军第一部长篇小说

日晕

I 247.7/130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91504



重印《日晕》自序

《日晕》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它的写作时间是 1987 年的夏天。那一年，我三十岁，以发表第一篇小说计算已有了五年。当时我在机关供职，写作完全是业余。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炎热沉闷的夏季的每天晚上，我总是在“新闻联播”节目之后，提了一瓶水、带上一条毛巾和一盒清凉油，去机关办公室进行这部小说的写作。办公室没有空调，电扇又不能设置高速运行（怕掀动稿纸），所以往往需要在脚下放一盆凉水，热了，就把脚浸在盆里。我就是这样挥汗如雨地度过了一百个夜晚，完成了这部书。

《日晕》应该是我的写作生涯第一阶段的终结点，它预示着那个习作阶段的结束，检验了我的叙事能力和写实基础，同时也启动了我小说叙事领域里新的探索——一位批评家曾经指出，作为八十年代出现的“先锋

日
晕

作家”，《日晕》的意义在于把习惯在中短篇小说里的写作探索较早地引进了长篇领域。而对于我，完成这部书无疑具有一种继往开来的意味，它让我开始关注叙事的重要性，树立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信念。我知道我将拥有一种本领，去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日晕》最先由我家乡安庆的刊物《满江红》连载了部分章节，1988年再全文发表于安徽省文联主办的《清明》杂志。一年后的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单行本。但那个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没有人去看小说的。况且它的印数仅为三千册。所以除了一些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与研究者外，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在这个非常的年头出版了我的长篇处女作。《日晕》的另一个版本是由台湾贯雅出版公司出版的，出版日期在1991年。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文联出版社决定重印这本书时，我不能不有所感慨。它让我看见了我年轻的身影，更让我缅怀了那段艰难岁月。

潘 军

2001年2月8日，北京天坛之侧

长江自汉口下来遂宽阔了许多,也流动得缓慢起来,很像一个老者的步子,持重且微带着三分醉意。出鄱阳,不久即可望见江上奇景小孤山了。再往下,拐一道弯便是雷阳码头。这码头虽不很大但历史是极久远的。这里曾是东晋江防要地雷池的遗址。那棵古枫下的一个尺把长的石脚印就是当年庾亮留下的。顺码头走,是条旧时的官道,行约十六里即到达了雷阳镇。

雷阳镇不大,却很热闹。何时成了镇的规模?老人说是闹“长毛”那会子。这个事实可以从残存于镇街上的古建筑中得到印证。所谓古建筑不过是几面断壁而已,倒还可辨出马头墙的形状。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这一带出产螃蟹。于是便有猫也似的江南徽商搭四川佬的竹排来行交易。然而商人眼睛里并非仅限于此。这块水土养育了一代代鲜活女子,尤令人垂涎与怜爱。她们卖蟹也卖笑,开价总是出言不改的。待商人躊躇不定时,她们就抿唇飞眼,脸膛飘浮起两团胭脂云;商人见了,腿就打软,明知交易沾不了多少便宜但还是认了。他们跑过许多码头还不曾遇见过这等迷人的婆娘哩!这些商人白日行交易,一断黑便揣着铜板各自索找门路寻欢去了。不过这地方的女子又不如水那般的柔

顺,她们极泼。她们对商人的友好是有限度的,可以陪他们调逗一番,尔后就用这几块铜板去沽酒,夜半时摸到江边排上与排老大同饮,接下来是陪他们过夜。这种“倒贴”现象对于今天的民俗社会学家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那些商人,为了表示心诚意专,有的居然休妻弃子,到此大兴土木,明媒正娶,可还是不能如愿。他们的婆娘即使生儿育女,心也难收拢,料不定哪个夜晚会钻到竹排上去,甚者一走了之永不复还!

雷阳镇背后是雷阳堤。雷阳堤是 M 大堤的一段,是江堤。这段堤二十三米高,看上去是极伟岸的。堤面有两丈宽,可行驶九吨卡车。顺堤朝东行八华里是雷阳闸,三孔闸门虎视眈眈地瞟着大江。每年汛期,江水上涨,江面陡然开阔,其时景象是颇为壮观的。

与雷阳闸连接的有一条水,由南向北逶迤几十里,这便是雷水。雷水不同于江水,极清澈且冬暖夏凉。汛期时,河面最阔的地方有两百米。河两岸是青青的芦苇和青青的竹,间或有几株杞柳,撩人得很。一河所隔,对立着两个村子。河西的叫杨柳湾,河东的叫桃花寨。就这么一条河隔着,语言却不尽相同。比如说“妈”,河西叫娘,河东叫爱;再比如“爸”,河西唤作伯而河东唤作大。河西人称丈夫作男人,河东人则叫老板。对妻子的称谓却又是一致,都叫堂客或者堂客奶奶。细心人会发觉,河东桃花寨似乎更奇些。这不错。

桃花寨的奇自然不尽是方言的别致。桃花寨座落在桃花岭下。桃花岭尖上有座安平塔。此塔始建于唐天宝五年,后因会昌间唐武宗灭佛被毁,直至明嘉靖四十三年重建。塔呈楼阁式样,飞檐斗拱,七层八方,高十余丈。塔顶八角系铃,风摇铃声如磬。只是塔心不空,

断了游人登高极目一览大江之念。然而游人还是络绎不绝。吸引游人的是关于塔的传说。这传说很丰富也很优美。据传当年朝廷拨皇银以建此塔，旨在镇水。自然纯属迷信。可是民国二十二年和一九五四年雷阳堤溃口，杨树湾整个地剃光，桃花寨却未丢一片瓦。这又是事实。还听说那安平塔下压着一对生不同床死同穴的鸳鸯人儿，这就更邪。然而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塔边上刨着了两件奇物：玛瑙扇坠和赤金凤钗！

桃花寨的女子赛桃花，此言不是虚的。雷阳镇上有眉有眼的媳妇都是从桃花寨寻来的。娶了这里媳妇的男人得多生几个心眼，换一副脾胃。由着原有的性子怕是不中。有几家肝火旺的主就见识过。夫妻间撞翻了毛，女的就回了桃花寨，直到男的来接。所谓接，实际上是背，从娘家背到婆家还不准歇脚。十好几里路，是何滋味可想而知了。这还是轻的。厉害的就黑夜摸到江边随排淌了。但是这些女子做了本村的堂客奶奶，情形便大不相同，皆似面团随老板搓揉而无怨言。所以桃花寨的女子欺生。其实这种评价也有失偏颇。要说生，排老大当是生得不能再生了，为何桃花寨的媳妇愿随他们去闯荡呢？据说安平塔下压着的那个男的就是排上人，本是个进京赶考的相公，过鄱阳湖时遭了劫，丢了盘缠就沦作纤夫。一日，排行至此，见岭上一坡桃花，触景生情，就不想再动。果然桃花丛中有一妙龄女郎，唱得一口好歌。两人一见倾心，当下便私订了终身。那女子就叫桃花。至于这两人如何被镇于安平塔下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桃花是员外之女，其父嫌贫爱富不允婚姻，于是桃花与相公双双撞死于安平塔下。有的说那桃花本是托塔天王李靖长女，私自下凡与相公结配。两人正

欲行风流事，恰被李靖巡天察见，就抛塔遮丑了。

这一说最初是由对岸杨树湾传出的。

杨树湾也是小村，但比桃花寨稍大些，有两百余户。是个杂姓的村子。早先这里是河滩。那些外来的汉子到桃花寨求媳妇，苦于渡不过雷水，就落脚生根了。这些汉子夜里勾着堂客的颈困觉，梦中却低唤着对岸某个女子的姓名。堂客心酸酸的，又自知不如河东狐狸的颜色好，就一心把雪耻的理想寄托在儿辈身上；从小对他们讲河东的短，说桃花寨的女人个个赛妖，专勾男人家的魂魄，生女不生男，娶了是要绝户的！可是儿辈中又有几个争气的呢？这些男儿常常是黑夜里摸过河去找打，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蜜一般的甘甜。桃花寨的姑娘们骂他们是天生的贱种。事物的发展好像都有个“生态平衡”，偏偏杨树湾的男儿个个会混，把这块小小的天地收拾得极体面：省里、地区和县里的什么现场会都到这儿开过。这里红火的事多。出模范，出代表，还出官。远的不说，这雷阳区委副书记兼雷阳镇镇长就是杨树湾人。还有，去年到职的县委副书记白洛宁不也是曾经在杨树湾当过知青吗？但是尽管如此，杨树湾人抬头一见立于桃花岭上的安平塔，心里就顿生了三分敬畏。这种心理倒是有些奇怪。

二

吉普车颠上龙韵关时白洛宁看见了一只白色的大鸟。开始他发现左侧山壁上有一块移来移去的影子，很潇洒。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白鸟。这鸟不像是大山里的鸟。它白得透明，有一个部位仿佛是红的。这时车

停下了，司机小马跳下来给车找水，白洛宁就问：“见到那只大鸟了吗？”

小马呆了一下说：“什么大鸟？”

白洛宁抬头对天上看看，可是再也没见到那鸟。奇怪，明明在眼前盘旋，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

岭上蛮凉快。风过时松针沙沙地响。加好水，他们朝路边移了几步岔开腿小解。一辆载着毛竹的卡车老牛似地哼着从他们背后走过。接着响了一声尖利的口哨。小马猛地调过身体把裤子退到膝盖大叫：“没见过吗？”

白洛宁不禁笑了一下，然后点了烟。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赶得巧。白洛宁到地委工作不久便碰上了地委书记的秘书易人。当时的地委书记就是现任省委副书记杨子东。一次车祸，酿成了杨子东原配秘书的严重脑震荡。一笔娟秀的小楷，让杨子东发现了白洛宁这个“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青年。杨子东本人也是个知识分子，又颇爱书法，懂得颜筋柳骨魏碑汉简。“白洛宁？”杨子东说，“你父亲是洛阳人母亲是南京人？”白洛宁本想说母亲是洛阳人父亲才是南京人，一看边上有许多人，书记说得又是那么自信，就认可了。一周后，白洛宁随杨子东出了趟差，去的地方就是雷阳镇。这次下去主要是考察如何因地制宜开发旅游业。转了一圈，杨子东有意识地问白洛宁有什么想法。白洛宁说可以在雷阳码头增设旅游航班，以雷池遗址为中心，一条线由西向东到小孤山并且抵南岸至九江口，送游人去庐山；另一条线顺雷水而下，途经安平塔再去天柱山。这使杨子东很吃惊，他想不到这位其时只有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对这里了如指掌，当然他更想不到这小伙

子曾在这地方住过四年。于是不久，白洛宁就作了杨子东的秘书。三年后，杨子东被提拔到省里，临走前例行公事似地吩咐组织部门对小白作点安排。小白的前任，姓齐，人称齐大头，跟了杨子东七年，结果“大头”毁于脑震荡。相比之下，白洛宁是当然的幸运儿了。然而白洛宁是知道自己处境的，他完全可以料到杨子东走后人们堆着微笑来数落他的进步。他决心离开地委大院，到基层去。组织部门征求他意见，是任团地委副书记还是去县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那车毛竹是去雷阳堤的，这不会错。从水文资料提供的经验看，六月中旬便进入汛期意味着将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天灾。气象部门说今年的降雨量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只是小打小闹。其实对于这些我只须了解一个大概。按照分工这不属于我的业务范围。我分管的是意识形态，一个无形的又是无边无际的东西。我到职时间不长，对全县的情况、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我脑子里仅有几个数字……

吉普车过坎时颠了一下。白洛宁把烟头扔出窗外。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变化，很突然。上次书记办公会议上一切都安排得不错。是他老宋自己提出全县防汛工作由他抓。我的工作仍然是抓整党。可是前天的会议上他说他的肝区不舒服，打算住院。“至于防汛，我就由小白先抓一阵子吧。”他说，“这也是个锻炼的机会嘛！”说完他提了提领子。他那么爱提领子？

下岭时太阳已埋进了山洼，天空上有几道宽大的光带。西边的山脊正燃烧着并且看上去有什么东西被熔化了在往下滴。不久有炊烟在远山胸前袅袅升起，笔直

的一排如白桦林子。汗味的空气愈来愈浓，而山里的回声明显地削弱了。吉普车走完山路拐上柏油公路时，白洛宁见到了朦胧的大江。

据说肝病可以通过皮肤接触来传染。会么？我抽回手时似乎劲用大了点。他的身体随着手稍摆了一下。其实我利索地抽回手是嫌他的手汗大，发粘。后来他又提醒我手电带了没有，接着开始提领子。每次与他杀棋，赢了他都会提提领子。他知道我是故意输给他的么？

白洛宁从反光镜里发现自己竟也在提领子，就笑了。这一刻他觉得心绪蛮好，像生过一场大病刚钻出湿漉漉的被窝那么轻松。至少一个月可以不开会了。不作报告。不会有文件送来划圈。电话铃会少响。最自在的是无须陪上面大员吃饭，也用不着下面小员陪自己吃饭。这种饭我几乎没饱吃过一顿。提着饭票进食堂排队未必不是一种乐趣。中文系的家伙似乎出于职业原因爱敲瓷缸瓷盆，敲出节奏，发毛了会把一盆菜汤浇到别人脑门上。日子过得好快，五年过去了。一溜而过。都说我进步快。你享受什么待遇？换算一下。

“哗——”吉普车冲上一道坡，白洛宁看到左边有一条反光带。什么时候路面泡在水里了？他做了个停车的手势。下车，他站在坡上顺着水的来势望过去。这一段是畈区，稻田里只露出刚灌饱浆的穗子。他估计有近五百亩。此刻天已发蓝。

“赶到雷阳镇吃晚饭。”白洛宁说。

吉普车滑下坡，这边的路面也泡在水里。白洛宁贴着车窗望着掠过眼前的在暮色中幽幽发光的田野。公

白
洛
宁

路上来往的车辆少了许多，四野没见一个村落，好静。白洛宁又点了支烟。他吸烟时脸部有巴掌大的一块是紫红色的。他鼻子生得很漂亮，两眼表现出一种醉意。这醉意包含着压抑着的骚动和刚萌生的慌乱。他闭上眼睛，揉了揉正在微微颤动的太阳穴。天色越发暗了。不久有嗡嗡声自前方传来，远处现出一片灯火。雷阳镇近了，白洛宁向前倾了倾身体。

到达雷阳镇时天落起了小雨。

三

桃花塔下刨着两件宝物的人还在，叫龙水，姓雷。桃花寨一百七十余户人家有一大半是姓雷的。雷龙水属龙字辈分，如今雷氏门中能尊为长的就只剩了龙水。他年纪也最大，今年七十二了。虽是古稀，腰板倒还结实。他是个半职业的船佬，那河边系于杞柳上的一条三板渡船，便是他管理的。几十里雷水就这么一处渡口。别的段上有桥。早就说镇上想在这儿架座桥，好让游人直接去参观安平塔，不知何故喊了几阵就歇火了。龙水那颗心也随之浮沉了几回。有了桥，船作何派场？塞到堂客×里去吗？龙水一生就疼他的船。

船来得不易。民国二十五年龙水被广西佬抓了丁。说是一个团长看中了龙水的长相和身坯，就点他做了马弁。龙水没吃过苦头，团长很宠他。可是三个月后的一天夜里，龙水又摸回了桃花寨，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炮和一把左轮子，屁股后面吊着一袋袁大头。龙水一回来就先除了村上独一无二的财主孙二先生，把死鬼留下的田地和女人一并接收了。田地分给了大家，女人剩给了自

己。这桩事惊动了县保安大队，遂来抄桃花寨。一时间整个雷阳鸡飞狗跳。结果龙水一枪不放就带着夺来的女人跑了。过了江，把两枝枪丢到江里沉了，用袁大头买下了四川佬的船，从此在江上跑了十几年。到了一九四九年，他送朱毛的队伍过江去撵走了老蒋，成了县里大名鼎鼎的支前模范。那时的县政委就是杨子东。杨政委安排龙水去土产公司作股长，但他只上了一个月的班便把那份工作辞了。他说他舍不得那条船。杨子东动员他把船送给县城实验小学，作为革命文物以示后人。龙水摇头说：“船好比堂客，男人不摆弄就守了活寡。”当下就回了桃花寨。

这真是条好船呐！龙水总看不够。清一色的楮树，不要舵也不要帆，撑起来畅快得很，哪条水都去得的。那年送大军过江，飞机大炮都躲过了，船上的人未擦破一块皮。大家就一连称奇。每回想到这里，龙水就十分地自豪了。他年年要在三伏天油一回船，久了，船就如那玛瑙扇坠般地亮，天晴能照见人影，又似乎有变幻无穷的山山水水在其中暗暗地动。龙水摆弄他走江闯湖，撒网扳罾；闲时将它泊在雷水边上，顶着暖烘烘的日头，靠着杞柳咕咕噜噜地吸着水烟，眯眼去看那对岸白白的芦花，听过渡者用借钱般的口气来喊，龙水就觉得有一眼温温的泉滴在心杪上。

如今掌管这船的，是苇子。苇子是龙水惟一的骨血。龙水四十三岁那年才有了苇子。虽是女子却被看得万分的金贵。这姑娘出落得越发像她的妈妈了。龙水的女人叫玉枝，原是安庆一个戏班子里的角儿，是孙二先生花大价钱买来的。她比孙二先生小二十六岁，到

桃花寨那年仅十七。孙二先生极宠这小妾，怎料由此招了杀身之祸。这玉枝生性风流，被龙水掳走时竟很服贴，江湖上浪迹几十载也就过来了。可是一直不曾开怀生养。到了一九五七年，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龙水女人肚皮凸出了，私下便说这妇道是偷了野汉才见了成果。第二年玉枝在芦苇窝里产出了一个雪白干净的女伢，就是苇子。大家兴致和桃花岭上的炼铁炉一样火旺，正欲把关于那安庆婊子的事儿续下去，就听到安平塔下噙了起来：

“龙水伯得宝了！”

沾着泥腥的扇坠与凤钗在红红的日头下闪发着奇异的光，围观者全木了。龙水摸出纸烟散了。不说也不笑，拿着两件宝回家去看那也是刚才得的第三件宝。大家陡然想到，那安平塔下镇着的一对鸳鸯把活宝托生了！

苇子长得标致，腰细细的，胸鼓鼓的，眼黑黑的，皮白白的，两条辫子长长的，甩起来叫人醉醉的。苇子还生着一副好喉咙，唱起来绝不逊色严凤英。可是苇子有好些年不唱了。

一九五四年老天发泼，雷水上淌来一个男伢，被龙水夫妻救下，收养了。这伢子刚晓得走路，不过岁半的样子。龙水那时不指望女人肚子会大，想养儿防老。龙水把男伢取名叫运生。五年后苇子冒出来了，于是桃花寨人就以为苇子是替运生养的。这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又怎料到了他们该圆房的时候事情起了变化呢？这中间的缘故桃花寨人个个都晓，个个也不敢提。哪个多嘴苇子会同他拚命的。桃花寨的女子有几个不野？

四

雷阳镇过去的街道由于一九五四年江堤溃口已不复存在。新街是沿横贯东西的柏油公路修建的,相对立着一色两层红砖青瓦楼房,有近两百米长。房前是法国梧桐,已有海碗粗。雷阳镇水土不错,生长出的粮棉在省里都挂得上号;且交通便利,使商品交易搞得十分的红火。街上的店铺一个挨着一个,以卖山货土产的居多。城里紧俏的玩意,如彩电、名牌自行车与缝纫机之类,偶尔也在私人经营的店铺里出现。做这样生意的十有八九是杨树湾人。他们的祖先就有不少是做生意的行家。杨树湾由于出官,门道自然要粗些。不过也有凭手艺高低吃饭的。镇西卖徽州的毛豆腐,镇东则供应安庆的鸡汤馄饨。潜山的舒席、望江的蜡染、怀宁的贡面,镇上都能见到。还有银匠、扎匠、镶牙的、割鸡眼的、治跌打损伤的,也有耍猴的。早先这地方还有测字的和卖淫的,如今明里看不见了。

镇中心靠街北面是迎宾旅社。县委副书记白洛宁就住在这里。这家旅社共有两幢楼房和两排平房,围合成一个院落。白洛宁住在后面的楼上。这幢楼无论是式样还是摆设都极考究,是专门接待首长和贵宾的。这幢楼才盖不久,据镇长李松茂介绍,白洛宁是第一批客人。“怎么样,白书记当初决心下对了吧。”李松茂说。去年白洛宁刚到职,李松茂就找上了门,说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和第三产业,镇里投资兴建了一幢贵宾楼,还差几万块钱收尾,想请县财政帮助解决。白洛宁犹豫不决,心想自己不管财政,又是刚刚到职,陡然一步跨到政

府那边，怕不合适。可是李松茂的态度又极坚决，于是白洛宁就在报告上作了模棱两可的批示，请分管财政的副县长酌情解决。果然就解决了。

白洛宁和李松茂是老熟人了。白洛宁到杨树湾插队时，李松茂是大队书记。李松茂长白洛宁三岁，今年三十六。都说三十六是道坎，李松茂却交了红运。他原是雷阳镇副镇长，开年就将那“副”字丢掉了。李松茂小学毕业那年，他娘瞒着人去天柱山找瞎子朱半仙替他算了命。瞎子说他到了三十六岁要脱掉蓝衫换紫袍。

白洛宁住的是个套间，卧室在里、客厅在外。卧室里有彩电、电话和台灯台扇，客厅里有盆景、沙发和吊灯吊扇。这种规格，纵使在县城里也属一流。白洛宁对这些兴趣不大，他想的是另个意义上的事。当时他在报告上作批示的时候，就想到会被政府方面拒绝，甚至担心有人会在常委会上就这个问题委婉地对他提出批评，也想到日子一长有人会在背后说他手伸得太长。但他还是批了。批过了又有点儿后悔。可是这批示很快见了效，毫无风吹草动。几个月过去，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白洛宁突然感觉到自己血液里奔腾着一种难以意会的兴奋。这感觉是他第一次随杨子东出差第一次坐上“伏尔加”的感觉的延伸和扩张。然而这种感觉半年后就日趋淡漠了。

他又想到了那位爱提领子的县委书记宋尚志。白洛宁初到县委工作时，老宋给他的印象极好。老宋像个兄长，对白洛宁是宽厚的。有时在常委会上他们为某一项决策发生争执，老宋总给他一个台阶。据说也有人私下议论白洛宁是靠杨子东上来的，宋尚志一旦发现便严加批评，同时赞扬了白洛宁的思维敏捷和知识面宽。白

洛宁觉得自己能在县里站稳，与老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可是近几个月来，白洛宁凭直觉也能感到宋尚志对他拉开了距离。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窗外的雨又响了。

白洛宁用温水擦了把澡，换了拖鞋，然后躺在沙发上，点了枝烟。他注意着窗外的雨。刚才他听了镇长李松茂关于雷阳堤防汛情况的简单汇报，记下了几个数字。看来目前这里的情况还正常。江水来势不猛。只损失了几个小圩和不足千亩的庄稼。白洛宁打算明天去堤段上看看，如果没什么问题一周后就撤。他准备去省里看看老首长杨子东。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关于杨子东的传闻不少，有的说他经济上不大干净，有的说他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关系紧张，有的说杨子东要免职或者进顾问委员会，有的则说他要调到中央一个部里工作。还有说杨子东得了绝症，活不久了。每种传闻似乎都有可靠的依据，白洛宁只是听听而已。但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杨子东今年已是五十九周岁了。这是个对于官场来说非常敏感的数字。白洛宁心里也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窗外雨的规模未见增大，只是有了闪。打闪时远处的桃花岭呈幽蓝色，很美，很诱人。那地方的女子可真俊，他想，如果不是考大学的时机有了我没准要娶一个。都说桃花寨的女子不嫁杨树湾的汉，我不信。其实杨树湾也还是有桃花寨的媳妇，巧凤就是。巧凤是孤儿，从小被松茂的伯抱来的，刚成人就给了松茂。松茂好福气。松茂还是那么神，只是那一口的夹生官话叫人听了难受，还乱用词。他简直像条鱼，不，像泥鳅，水里泥里都能行动自如。这松茂……

白洛宁准备等工作结束了去杨树湾看看。来县里

白洛宁